

社会心理表征对隐喻在认知语境中的理解作用

李长安

(盐城工学院 大学外语部,江苏 盐城 224003)

摘要: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了社会心理表征的形成,以及社会心理表征对于理解由文化因素而构成的隐喻的作用。社会心理表征的独特性在于,它的形成并不一定要依赖人的直接经验,而是依赖于具有相同历史文化背景的某一社会团体长期凝练形成的认知语境。认知语境的操演以“知识草案”和“心理图式”为基本单位。对认知语境中某些文化因素构成的隐喻的理解,实质上就是对已经固化在人的意识中的“知识草案”和“心理图式”的激活。

关键词:社会心理表征; 认知语境; 隐喻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07)04-0024-03

一、引言

认知与语言的问题是哲学家、心理学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历来关心的一个重大问题。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Linguistics)也是适应了这种需要,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美国和欧洲兴起的语言学科,处于语言研究的前沿。从这一语言学科的发展趋势看,认知语言学将是21世纪重要的语言学研究领域。

认知语言学一方面从人的认知(即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方式)的角度观察和研究语言,另一方面通过观察语言现象,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分析语言的认知取向,从语言的各个层面探讨认知与语言的关系及性质。认知语境(cognitive context)作为认知语言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正适应了语言发展的客观要求,它强调对语言的理解应建立在人总体认知的基础上。这一原则将语言使用与人的经验和对世界的认知联系起来,阐明了语言理解的原则,并将语用学的语境内容扩大和深化为“认知语境”,从而包容了语言使用者大脑里所有关于世界的假设以及认知处理能力。

二、语境

在生产篇章时,篇章生产者将篇章置于一定

的社会、语言和物质世界的制约之中,这种与篇章相互作用的社会、语言和物质世界被称为语境(context)^[1]。语言学家们对语境有过不同但又十分相似的划分,大致如下:

Nunan 认为语境可以分为语言语境(linguistic context)和经验语境(experiential context)^[2]两类。Malinowski 把语境分为三类:话语语境(context of utterance)、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和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Malinowski 发现,要理解话语意义,不仅要考虑话语语境,还要考虑社会的文化特点。Firth (1962)采用了情景语境的概念并将其拓展到语言学中,他认为情景语境是“一组相互关联的言语和非言语范畴”,它不仅仅是词语所处的环境和背景,而且是运用于社会过程中“反复出现的事件”的图式结构(schema)。Halliday 将情景语境概念发展为所谓的语域(register)理论^[3]。后来,Halliday 和 Hasan 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又引入了三个概念,即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篇际语境(intertextual context)和篇内语境(intratextual context)^[4]。文化语境指赋予篇章价值并限制其解释的习惯和观念等。胡壮麟在 Halliday 的框架模式基础上把语境归结为三类:语言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5]。文化语境即说话人或作者所在的语言社团的历史、文化和风俗人情。

收稿日期:2007-09-11

作者简介:李长安(1970-),男,山东日照人,盐城工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英汉对比与翻译。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语言学家们在给语境分类时,都注意到了人的生活环境中的文化因素对实现交际意图时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这说明,在同一种文化中生活的人们由于共同的历史背景和受到同一种文化的熏陶,会有很多共同的体验,乃至某些大致相似的待人接物的模式,由此促成在大脑皮层中形成共同的认知模式,从而产生共同的认知语境。

三、认知语境

语言具有局限性,认知因素在辅助语言交际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在语言使用过程中,语用者处理信息的过程、或含义的获得过程,有感知、语言解码、假设、记忆心理图式的激活和推理这些步骤就够了,语用者对语言的信息超载部分的推导,并不一定要依赖具体的语境,因为语用者通过经验已经把有关的具体语境内在化、认知化了。也就是说,语境指的主要是认知语境,即语用者系统化了的语用知识,因此在具体场合不明确的情况下,语言使用者可以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知识进行推导,而这种知识推导所依赖的主要是认知语境^{[6]115}。

由于人的知识结构是对外部世界结构化(即概括或抽象化)的结果,因此具体场合及个中经常用到或出现的语言使用特征,也可以在大脑中结构化。这样一来,原来的具体语境因素,结构化后就变成了认知结构单位和关系。语用因素的结构化产生认知语境,认知语境是人对语言使用的有关知识,是与语言使用有关的、已经概念化或图式化了的的知识结构状态。语言使用时,交际者根据交际场合的需要,可以自觉或不自觉地激活有关的认知语境内容,使之投入使用。

认知语境包括语言使用涉及的情景知识(具体场合)、语言上下文知识(工作记忆)和背景知识(知识结构)三个语用范畴,也包含社会团体所共有的集体意识,即社会文化团体“办事、思维或信仰的方法”,集体意识以“社会表征(social representation)”的方式储存在个人的知识结构里,使个人的语言行为适合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社会表征的独特性在于,它的形成并不一定要依赖人的直接经验,语言使用本身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认知语境的操作是以“知识草案”(knowledge script)和“心理图式”(psychological schema)为基本单位的。

知识草案是真实世界的状态、事件或行为的典型结构概念化或经验化的结果。草案在语言使用中的兑现量(即表达的细度),按交际的需要为准,受话语主题的控制。我们生活中的很多行为模式都是以草案的方式储存在大脑中的。草案是固定的认知意义单元,在特定的情景场合中经过经验式的排列组合,可以形成规模更大的情景单元或行为“心理图式”。“社会心理表征”因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故带有社会、文化和政治色彩。这种带有色彩的心理单元,可以影响到有关心理图式内部成分的排列、知识草案的选择和扩展等方面。在语言交际过程中,社会文化因素以经验或信息的方式不断输入大脑,从而产生了相关的内容和形式结构。输入的事件先形成情节模型(episodic model),然后以事件模型的形式存入长期记忆(LTM)。事件模型在进一步的交际中,不断充实更新,逐步演化成比较全面的、包括多种预设知识的元知识结构(metaknowledge),这种结构在理解语言时活化,在语言生成时控制话语的目标、方向、内容,使之连贯达意^{[6]122}。

在语言使用过程中,语言本身仅起着激活知识草案的作用,激活后的草案先按有关具体场合的知识形成心理图式,然后再根据不同的文化知识,在社会心理表征层次上进行交际准则排列,从而导致不同的推理结果。连接草案、形成图式,调整表征的顺序等过程,受到两种逻辑规则的控制:连接草案的过程基本上是演绎性质的,因为草案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是已经固定下来的知识单元;然而连接心理图式和排列社会心理表征内部子成分的过程,却基本上是一种缺损逻辑过程(enthymemic reasoning),这是一种典型的、缺乏推理项目的概率性推理过程,其本质当然是概率和或然的,不可能用高度形式化的手段来描述。然而一旦一种心理图式或一种社会心理表征,在一特定场合,没有任何变化地反复出现或被运用,该单元也会整体存入人的记忆或知识结构,而形成一种规模更大的心理单元。在语言使用过程中,只要类似的场合一出现,这种更大规模的心理单元,便会整体激活而投入使用,这也更加证明了语言使用或语用推理的归纳性和规律性。

四、隐喻

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它更重要的是一种人类的认知现象。它是人类将其某一领域的

经验用来说明或理解另一类领域的经验的一种认知活动。在人类其它的文化和艺术活动过程中,我们到处都能看到隐喻的存在^[7]。隐喻的认知基础是“意象图式”(image schema),它们来源于日常生活的基本经验,在概念域的映射中起着重要作用。隐喻在本质上来说,就是人类理解周围世界的一种感知(perceptual)和形成概念(conceptualize)的工具。

针对隐喻的话语特征,布莱克曾提出焦点(focus)和框架(frame)的两个概念。他认为隐喻出现在句子中。一个句子中只有部分词用作隐喻,其他部分用做字面理解才能构成隐喻,如果整个句子都是隐喻性的,那就成了谚语^[8]。这样,作隐喻性理解的词或词组就是“焦点”,而作字面理解的其它部分就是“框架”。然而,就一个孤立的句子而言,我们很难区分哪个词或词组是隐喻性的,哪些是取字面之意。最终还是要把话语放在其所产生的语境里来分析。所以,我们可以把句子看成焦点,而把语境看作框架。

在某一特定的社会团体中,由于其成员具有共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相似的社会经验,从而可以形成共同的社会心理表征,而这种共同的社会心理表征对于理解该社会团体内部交际中所用到的本文化中的成语、谚语等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由寓言、历史事件或传说所浓缩成的情景隐喻,对于其他社会团体的成员而言,往往就会造成理解上的障碍。比如我们在汉语中提到“掩耳盗铃”、“黔驴技穷”等成语,或者说到“周瑜打黄盖”、“擀面杖吹火”等歇后语,具有一定文化水平

的人都很容易理解其中的隐喻意义。对于那些来自其它文化、又没有学习过汉语历史文化的人来说那就很难理解了。同样,对于具有英语文化背景的人来说,理解英语中的习语(idioms)就没有太大的障碍。对于基督教徒来说,他们理解来自圣经里的习语应该非常容易。比如源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20章(Matthew, 20)的习语‘at the eleventh hour’,我们只有了解它的故事背景,才能真正理解它的隐喻意义,即“在最后时刻刚刚赶上”。如:

They heard at the eleventh hour that both ship and cargo had been saved; they were about to declare themselves bankrupt but the news saved them.

他们在最后一刻听到船和货物都脱了险;当时他们正要宣布破产,是这个消息救了他们^[9]。

五、结语

了解了社会表征对于理解隐喻在认知语境中的作用,我们在涉及跨文化交际的时候,就不能简单地在语际做简单的字面对应的死译,而应该通过加注释等方法来介绍该隐喻产生的文化背景,并要着重说明这个隐喻所要传达的意思。从表面来看,这并没有做到翻译的形式上的对等,可是却做到了意义上的对等,完成了交际的目的。同时,作为一个语言学习者来说,对于外语中的历史文化也要深入学习,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来掌握这门语言,尽可能减少由于文化隐喻造成的理解障碍。

参考文献:

- [1] 刘辰诞. 教学篇章语言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84.
- [2] Nunan, D. Discourse Analysis[M]. London: Penguin Group. 1993:67.
- [3] Halliday, M. A. K. The Linguistic Study of Literary texts. In H. Lunt (ed.), Proceeding of the Nin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Linguistics[M]. The Hague: Mouton. 1964.
- [4] Halliday, M. A. K. 1985.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M]. London: Edward Arnold.
- [5] 胡壮麟. 语篇的衔接与连贯[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4:76.
- [6] 熊学亮. 认知语用学概论[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 [7] 束定芳. 隐喻学研究[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28.
- [8] Black, M. Models and Metaphors [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2:82.
- [9] 平洪,张国扬. 英语习语与英美文化[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111.

(下转第86页)

参考文献:

- [1] 冯秀军,薛德合.我国高校思想道德修养课程改革述评[J].中国高教研究,2006(8):80-82.
- [2] 赵明仁,王嘉毅.促进学生发展的课堂教学评价[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1(10):41-44.
- [3] 陈连生.关于“两课”教学改革思考[N].光明日报,2006-5-25(6).

Reflections on the Evaluation of "Two Courses" Teaching

XIE Qing-liang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iangsu Yancheng 224003, China)

Abstract: "Two Courses", namely "Marxist Theory" & "Moral Education", are compulsory courses for college students. In accordance with socialist educational policy and the principle of "Primacy of Moral Education", great importance is attached to "Two Courses" teaching. How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Two Courses" has been a major concern for the Party, the governments, universities and "Two Courses" teachers. One approach to higher teaching quality is to carry out proper evaluations of teaching.

Keywords: "Two Courses" teaching; evaluation; reflection

(责任编辑:李军;校对:沈爱琴,丁小玲)

(上接第49页)

On the Role of Social Psychological Representation to Comprehend the Metaphors in the Cognitive Context

LI Chang-an

(The Department of College English of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iangsu Yancheng 22400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made an analysis of the formation of social psychological representation through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its role of understanding the metaphors from the cultural elements. The uniqueness of social psychological representation is that it does not necessarily rely on a person's direct experiences but on the cognitive context, which is formed through a long time in a certain social group with the sam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The operation units of cognitive context are knowledge script and psychological schema. The comprehension of the metaphors composed by cultural elements in the cognitive context, virtually, is to activate the knowledge script and psychological schema solidified in people's mind.

Keywords: social psychological representation; cognitive context; metaphor

(责任编辑:李军;校对:沈爱琴,丁小玲)